

方寸之美展品回顧

俞寶華·陳明姿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

藏書章，是藏書家在書上所鈐印的印章，對於喜愛購書藏書的人應該都不陌生。藏書章除了名號之外，往往還有別的文字，以反映藏書者的人品、氣質和意願等，讀起來趣味盎然。近期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室展出「方寸之美」的特展，以明清古人的藏書章為主題。內容分為「告誡子孫，勿棄珍藏」、「晚明藏書家」、「清代藏書家」、「明清內府藏書璽印」、「清末四大藏書家」、「註東坡先生詩」、「藏書印章、千奇百態」七個子題。

一、告誡子孫，勿棄珍藏

—明代祁承火業訂立藏書、購書規則以訓示子孫—

在祁承火業的藏書章中，有一枚高六·二公分、寬六·八公分的大印章，上面刻了他寫的藏書銘，銘文是：「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恆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曠翁銘。」這是祁承火業樂在校書，訓勉子孫增加藏書、使書籍珍藏勿失。歷來藏書家，都希望所藏能傳諸子子孫孫，永遠不會散出。不過，明白訂立藏書的、訓示子孫如何購書、讀書、藏書的，則始於明代的祁承火業。

祁承火業（西元 1563 年～1628 年），字爾光，號夷度，晚號密士老人，明代浙江山陰〔今紹興〕人。考取萬曆三十二年的進士，曾當過地方官。藏書的地方叫「澹生堂」。祁氏的藏書，一部分是省吃儉用，把省下來的薪俸拿去買書，在他的文集「澹生堂集」的日記中可看出他購書的勤快。剩下的藏書則是抄書而來，來源則是從著名藏書家借書來抄，經過多年的搜購、抄錄，他把家藏編成《澹生堂藏書目》，祁氏的藏書，不以宋元刊本為貴，而重實用，所以在他的藏書中，以史書最多，尤其是當代的史料，因為他認為「學不通今，安用博古」，所以「凡涉國朝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即有街談巷隱，亦當盡采。」此外，他的藏書中有不少小說、戲曲，這種重視歷史、小說、戲曲的藏書風格與一般的藏書家有很大的不同。

—訓勉後人珍藏書籍的張燮—



清代著名藏書家張燮（西元 1753 年～1880 年），其藏書章上鐫：「平生減產為收書，三十來年萬卷餘，寄語兒孫勤誦，莫令棄擲飽蟬魚。蕘友氏識。」述說清代張燮耗費精神、時間、財產來買書收書，累積了一萬多卷的藏書。他希望兒孫勤讀書，別丟棄書籍而給書蟲吃掉。

—禁止子孫販賣書籍的王昶—



清代王昶的一只藏書章，上鐫：「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勤。願後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墜；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庵傳誠。」這是訓勉後代子孫書之可貴、收藏不易，藏書購書都很辛苦。希望後人能勤加學習，寫文章與明白義理，學習典故和游藝，書要時

常排列次序，切勿丟書。若是不才而敢販賣書，則不是人就連豬狗都不如，要趕出家族而加以責罰。

—訓勉後人好好珍惜書籍—

有一藏書章，印主已不可考：「勿折角，勿卷腦，勿以墨汙，勿令鼠齒交，勿唾幅揭，勿爪字抓，勿跨帙或作枕，勿不如奉師教，勿粥市及借人，勿違命爲不孝。必端野父題以囑兒元徽。」是訓勉後人好好珍惜書籍，勿捲書，勿用墨汙染書或勿讓書被鼠咬，勿用口水翻頁或用指甲抓書，勿把書跨著放或以書作枕，勿賣書或借人。

二、晚明藏書家以范欽與毛晉爲代表人物

—范欽建造中國最古老的藏書樓「天一閣」—

范欽的藏書章有：「天一閣」、「范欽私印」、「范氏圖書之記」、「人生一樂」、「子子孫孫永傳用之」、「古司馬氏」等。范欽（西元 1506 年～1585 年），字堯欽，一字安卿，又字吾勤，號東明，明代浙江寧波府鄞縣人。他曾考取進士做官，後來辭官回鄉隱居。范欽從年輕時就喜歡藏書，因此建築了「天一閣」，天一閣的藏書來源有明代藏書家豐坊、范欽的侄子范大澈與子孫的購置抄寫而來，所以到了清代嘉慶年間，天一閣的藏書已多達五千餘種。

「天一閣」除了有愛惜圖書的好子孫，另外「天一閣」能防火、防潮、防蟲、防竊。「天一閣」的藏書能流傳數百年，鮮少有不肖子孫盜竊，是因為採取嚴密的封閉政策，「天一閣」的鑰匙由「分房掌之」，子孫若無故入閣，違背者不得參與宗祀祭典。

—毛晉的五十六字藏書章—

毛晉的藏書章有：「毛晉一名鳳苞」、「隱湖小隱」、「虞山汲古閣毛子晉圖

書」、「毛晉私印」、「毛氏子九」、「毛氏藏書子孫永寶」等。毛晉(西元 1599 年~1659 年)，原名鳳苞，字子九，改名晉，號潛在。弱冠前字東美，晚號隱湖，別署汲古閣主人、篤素居士。明末江蘇省常熟縣人。毛晉收書以宋版為尚，開啓了藏書的新境界。他將宋元刊本及精善的刊本放在「汲古閣」，毛氏每天坐在閣下，從事校讎。自萬曆末年迄清順治初，他刻了六百餘種的書，為明代最有名的刻書家。

他有多枚藏書章，最有名的一枚長達五十六字的大印章，印文為「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寧舍旃。』」趙文敏，就是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這五十六字是出自孟頫在家藏《梅屋詩稿》一書卷末所寫的《跋》，毛晉將它刻在印章裡，以告誡後人。可是很不幸，毛晉有個孫子，喜歡品茗，有一次得到了洞庭山的「碧螺春茶」和虞山的「玉蟹泉水」，他想：如果有好的柴火，就可以泡出好茶了，於是，他把祖父所留下來的宋刻《四唐人集》書版，劈成柴片煮茶。至於其他藏書，也逐漸散去，令人不勝唏噓！

三、清末四大藏書家：

丁丙「八千卷樓」、楊以增「海源閣」、陸心源「皕宋樓」、瞿鏞「鐵琴銅劍樓」

—丁丙對「善本」賦予清楚的定義—



丁丙的藏書章有很多，有以姓氏、別號、室齋為名的，如「錢唐丁氏正修堂藏書」、「嘉惠堂丁氏藏」。有時候藏書章的印文是得書年代，以為記幟，如「辛卯劫後所得」；有時候則以度藏的地方刻成藏書章，如「曾藏八千卷樓」、「嘉惠堂藏閱書」、「善本書室」、「八千卷樓藏書印」。另外還有「四庫著錄」。

「善本書」一詞的由來已久，漢代時叫做「善書」，直到宋代才改稱「善本」。例如宋代的朱弁曾在他的《曲洧舊聞》說道：「穆伯長好學古文，如得韓柳『善本』。」而宋代以前從來沒有人對「善本」下過較明確的定義，大致上認為校勘精確、訛字較少的書，就是「善本」。對「善本」賦予明確界定，並且用它做為藏書樓名稱的，是清代光緒年間的丁丙（西元 1833 年~1899 年），丁丙字嘉魚，別字松生，晚年自稱松存，清錢塘人。其祖父丁國典保存了「八千卷樓」，流傳到丁丙，藏書益富，加蓋了兩棟書樓，一棟叫「後八千卷樓」，一棟叫「小八千卷樓」，另外，又把藏書中的精品擇出，藏在「善本書室」。他為「善本」訂立四個條件：

一是「舊刻」，指宋元時代的刊本。

二是「精刻」，指的是明代嘉靖以前刊刻的佳本。

三是「舊鈔」，指經由名家抄寫或據宋代刊本影抄的本子。

四是「舊校」，就是經名家精細校勘過的本子。

這四個條件，不僅為「善本」立下了明確的範圍，也成為後代私人藏書及公共圖書館在決定「善本」的重要參考標準。

—楊以增的「海源閣」—

楊以增的藏書章有：「東郡楊氏海源閣珍藏」、「楊氏伯子」、「以增私印」、「楊氏海源閣鑑藏印」、「宋存書室」、「楊印以增」、「至堂」。

明清以來，我國的私人藏書以江浙地區最為興盛。不過，清末在北方出現了一大藏書中心，也就是楊以增的海源閣，海源閣與南方的瞿鏞鐵琴銅劍樓齊名，人稱南瞿北楊。海源閣的藏書在楊家四代人的努力下，收藏時間長達了百餘年，藏書規模大、質量精，對我國學術文化界有重大的影響。

楊以增，字益之，號致堂，又號東樵。他將藏書樓取名為「海源」，是取《學記》中「先河後海」一語的意思。他把書籍比喻為海洋，「學者而不觀於海焉，陋矣」。

海源閣藏書的開始，是從楊以增作官時，在江南河道總督的任上，正值江南戰亂時期，藏書家的書紛紛散出，楊以增趁此機會，買下了黃丕烈的藏書、鮑氏的知不足齋及瞿氏鐵琴銅劍樓的藏書，並用大船運到北方。而子孫楊紹和、楊保彝、楊敬夫均曾是海源閣的主人，他們對擴充館藏均有貢獻。

可惜的是，海源閣在楊敬夫的時候散失。1920年末，當時的兩次匪亂占領了海源閣，使藏書毀壞無法恢復，這是我國文明史上很嚴重的損失。

—「皕宋樓」主人陸心源—



陸心源的藏書章有：「存齋大利」、「心源長壽」、「前分巡廣東高廉道歸安陸心源捐送國子監書籍」、「光緒戊子湖州陸心源捐送國子監之書匱臧南學」、「皕宋樓」、「如不及齋」等。藏書家往往以蒐求宋版書為樂，這是因為宋版書罕見，另一方面宋版書鏤刊精美，錯字較少的緣故。所以清乾隆年間的黃丕烈有一百部宋版書。到了光緒年間的陸心源，則建築了一棟「皕宋樓」而著稱於世。

陸心源（西元 1834 年～1894 年），字剛甫，一字潛園，號存齋，晚號潛園老人。陸氏頗重視文化事業，任官時興義學，鼓勵讀書，也購買、傳抄不少罕見的書籍，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近兩百部的宋版書，所以書齋取名為「皕宋樓」。皕，就是兩百的意思。陸氏的「皕宋樓」，與當時杭州丁丙的「善本書室」、常熟瞿紹基的「鐵琴銅劍樓」、山東聊城楊以增的「海源閣」，並稱海內四大藏書樓。最可貴的是，他還將藏書送了國子監而公諸世人閱讀。我們現在從陸氏的《皕宋樓藏書志》，還可以想見當時蒐藏的美富。可惜，因為子孫不肖，陸氏藏書後來被日本人所買走，這真是我國書史上的一次浩劫。

—圖書與金石兼富的「鐵琴銅劍樓」—



瞿鏞的藏書章有：「古里瞿氏」、「鐵琴銅劍樓」、「瞿氏鑒藏金石記」、「恬裕齋藏」等。「鐵琴銅劍樓」是清代末年江蘇常熟菰里（也寫作古里）村瞿家的藏書樓。瞿家的藏書，始自

瞿紹基。紹基（西元 1772 年～1836 年）以讀書藏書爲樂。瞿紹基建「恬裕齋」貯藏，這是瞿家藏書的開始。紹基去世後，其子瞿鏞繼承父志，益加努力搜購圖書。

瞿鏞，字子雍，他在先人既有的基礎上，繼續充實，到了光緒年間，由於迴避光緒皇帝「載湉」的名諱，把「恬裕齋」改爲「敦裕齋」。後來因購得古鐵琴和古銅劍，又改稱「鐵琴銅劍樓」。瞿鏞的「鐵琴銅劍樓」，不但藏書多，而且不少精善的刊本，當時在江南，首屈一指，無人能超過他，人們把它和山東聊城楊以增的「海源閣」並稱，因此有「南瞿北楊」之稱。

四、明清內府藏書璽印

明內府皇帝宮廷的藏書章有：「欽文之璽」、「廣運之寶」等。清高宗乾隆的藏書章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五福五代堂寶」、「古稀天子之寶」、「天祿繼鑑」、「乾隆御覽之寶」。

五、清代藏書家以黃丕烈、張蓉鏡爲代表人物

—黃丕烈與士禮居—

黃丕烈的藏書章有：「黃丕烈」、「黃丕烈印」、「蕘圃」、「百宋一廬清賞」、「復翁」、「士禮居藏」、「平江黃氏圖書」、「讀未見書齋」、「黃蕘圃手校善本」、「校書亦心勤」、「丕烈私印」、「求古居」等。

黃丕烈（西元 1763 年～1825 年），字紹武，一字承之，號蕘圃，又號復翁、佞宋主人、秋清居士、知非子、把守主人、求古居士等。二十五歲考中舉人，但參加進士考試，卻不幸落第。自覺懷才不遇，便辭官歸里，專心讀書、藏書。黃氏偏愛宋版書，經多年蒐求，所得宋刊本有一百多種，乃顏其室曰「百宋一廬」。黃氏的書齋有好幾個，除了「百宋一廬」外，又有「紅椒山館」、「士禮居」、「學耕堂」、「讀未見書齋」及「學山海居」等。

—血寫「南無阿彌陀佛」護書的張蓉鏡—



張蓉鏡夫婦的藏書章有：「味經書屋」、「一點浮雲」、「雲鴻」、「芙川書畫記」、「小瑯嬛福地繕鈔珍藏」、「張蓉鏡」、「芙川氏」、「觀文」、「蓉鏡珍藏」、「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得者寶之」、「姚印畹真」、「芙初女史」、「悟真閣」、「倚青閣」、「並蒂芙蓉小榭」、

「小瑯嬛福地」、「虞山張蓉鏡心賞」、「虞山張氏」、「蓉鏡珍藏」、「小瑯嬛福地張氏藏」、「人月雙清閣」、「虞山張蓉鏡鑒藏」。

清代的張蓉鏡，在書葉裡用鮮血書寫「南無阿彌陀佛」，以祈求珍本得以千年流傳，可說是獨樹一幟的藏書家。張蓉鏡，字芙川，清道光（西元 1821 年～1850 年）年間人。祖父張應曾，藏書頗富，曾獲明代沐昂所編《滄海遺珠集》，士林爭相傳抄。父親張燮（西元 1753 年～1808 年）則與當時著名藏書家黃丕烈為好友，兩人常在琉璃廠蒐訪祕笈，當時人稱兩人為「兩書淫」。這種以愛書相知相勉的友誼，在書林裡，傳為佳話。張燮的藏書樓叫「小瑯嬛福地」和「味經書屋」，藏書多達數萬卷。傳到張蓉鏡，不僅能慎守父祖所藏，並且繼續充實。

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中，有一部明嘉靖十五年（西元 1536 年）的抄本《對客燕談》一書，其中就有張蓉鏡的血書「佛」字，右下方有三行張氏的題記，云：「道光己酉三月二十九日丁酉吉辰戌刻，展讀一過，以血書佛字於首頁保護，以免蛀厄。芙川蓉鏡誌。」十分珍貴。

六、《註東坡先生詩》

《註東坡先生詩》此本為南宋嘉定六年(西元 1213 年)淮東倉司刊本，存十九卷，宋刻宋印，精美絕倫。宋蘇軾撰，施元之、施宿、顧禧註，這部宋代刊刻的《註東坡先生詩》是翁方綱於清乾隆三十八年得到的，書中鈐滿了明清藏書家的印章，其中有很多枚是翁氏的藏書章。由於曾經火災，所以書的版心部分已不完整。翁方綱得此書後，珍若拱璧，而題其室約「寶蘇齋」。每年東坡生日，召集親朋，設奠以祭。當時名流桂馥等七十餘人，或題詩，或繪圖，或跋語於此書護頁上，琳琅滿目。光緒末年，此書歸於湘潭袁思亮，後袁宅大火，藏書被焚，思亮幾至欲以身殉，幸家人冒火搶救此書而出，各冊書口書腦燒毀較重。

七、藏書印章，千奇百態

藏書章，顧名思義，是用以標識藏書所有權的印章，大約起於唐，而興於宋。今天我們從大批流傳下來的珍貴古籍上，常可見鈐印斑斕，硃痕滿紙，確實動人心目。這些藏書章不僅具有高度的藝術鑑賞價值，在古籍版本鑑定、史料訂正補充及考察遞藏經過等方面，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證。

事實上，藏書章也是藏書家的一種表態，因為從藏書章千奇百態的形式和內容，可以看出與藏書家有關的故實，如姓名、字號、室名、門第、居里、肖形、紀年章之類，也有標誌藏書來源、讀書志趣、鑑賞校讀及告誡子孫，或數意兼備的，在在反映出藏書家辛勤置書、護書的真情，而古籍文獻之能被大量的保存下來，藏書家的功勞尤不可沒。

清人陳鱣將自己肖像刻成圖像章，鈐於書上，館藏善本中鈐有二十多方，各具特色



—刻書積善的鮑廷博—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到鮑士恭家藏唐史論斷壹部計書壹本」一章，其由來是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時，其書籍的來源，除了內府的藏書和各省巡撫採進的本子以外，有很多是大藏書家進呈的。所謂「鮑士恭家藏本」，就是鮑家進呈的。士恭，是當時著名藏書家鮑廷博的兒子。鮑廷博命兒子把書進呈宮中，供四庫全書館繕錄，所以就用「鮑士恭家藏本」的名義著錄。

鮑氏非常孝順，由於父親喜歡讀書，所以常常購書，以博得父親的歡心。有些買不到的書，就設法抄書，於是藏書漸富，並取名《小戴記·學記》裡「學然後知不足」的意思，將書樓命名為「知不足齋」。

此外，鮑氏並從乾隆四十一年（西元 1776 年）起，把家藏精本刊刻為《知不足齋叢書》，讓好書得廣為流傳。鮑氏刻書，都親自校對，一個字也不馬虎。在《知不足齋叢書》書中處處可見鮑廷博校勘的手跡。

—寒可無衣·飢可無食·不可一日無書的吳騫—

「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詒厥之名言，是可為拜經樓藏書之雅則。」這長達三十三字的藏書章，是清代藏書家吳騫（西元 1733 年～1813 年）眾多藏書章中的一枚，由此可知吳氏嗜書之深。

（本文感謝宋慧芹小姐、張子文先生指導）

